

清明雨

■陈雪梅

每到清明,心里便总生出小确幸来——我是有爹娘的孩子。不论我在何方,不管我有多大,爹娘在,家就在。爹娘是挡在我们面前的那堵墙,墙的背后是直面的生死。

今年清明节,父母还是从桂林回祁阳老家“扫清明”。我则带上姐儿从衡阳出发,一路风驰电掣,也回老家与很久未见的亲人们汇合。一进村口,就见祠堂门前的禾塘坪停满了车。今年携儿带女回乡来祭祀的亲人和族人特别多,有从长沙回的,有从郴州回的,有从广州回的,有从永州赶来的。出去二十多年未曾踏入故土的小满叔也从新疆回来了,他满头白发的样子,与小时候留在我印象中意气风发、踌躇满志的模样相去甚远……大家在清明这样的日子从四面八方回乡祭祖,慎终追远,缅怀故人。

留守村里的周伯娘、有国叔、勇军哥热情地迎出来。从小见我长大的董娣驰一眼就认出了我,用满是老茧和裂皱的双手开心地拉住我说:“雪晴满崽啊,快进屋呷点心咯,好久莫回来了,果是你屋崽啊?长起活像你呢。”“你宁清明节回来,果院子里就闹热起来了,你宁不晓得,果宁后生奶崽买屋全买归阳、虹桥、祁阳城里安家切哒,平常院子里静悄悄的,连有得原来闹热了。”乡音亲切,乡情氤氲,一声饱含温情的“满崽”迅速拉近时空的距离,让我瞬红了眼眶。不管我们离乡多少年,若还有人守在原地,记得你小时候的模样,本就是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这里是根,是童年的记忆,是我们出发的地方,这也是故乡真正蕴含深意之所在。

有些表姑我只是听说过名字,未曾蒙面,如今相见互相都不认得,她们在我未出生时迁离家乡,偶尔归来时我又外出求学,擦肩错过。父亲的脊背,今年似乎更佝偻了些,年前他做了个小手术,也不似原来的走路带风,见到姐儿,他高兴得直夸:“小半年未见,竟长成大姑娘了。”

母亲请了乡厨,张罗了几桌土菜,召集了回乡祭祖的族人都来家吃饭。她的热情好客、慷慨大方,一点儿也不减当年。因了“清明”时节,平时难得一见的族人聚在一起说说笑笑,聊着彼此的近况,也自然而然聊起往事:“满爹爹在世时脾气好甲,好疼细伢子,哪个走几屋来,总要摸出些自己舍不得呷果糖珠子、换杂来。”“村口那两棵大槐树,是我宁老老爷爷种下的,怕是有百多岁了,现在枝繁叶茂,长起和把大伞样,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。”“我宁的老爹爹那一辈还是吃得苦霸得蛮呢,你看,他们手里建果青砖老房子风风雨雨百把年了,破是破了点,但还蛮扎实甲。”

中饭后,父亲带着我们,一起提着祭品和鲜花去往祖山开始扫墓。母亲先把墓碑上的灰用布拂去,在墓前摆上水果、点心和一个小香炉,然后点燃几把香。父亲带着我们把坟堆遍插黄菊和白花,手执香烛在碑前虔诚地拜了再拜,又佝偻着背认认真真地清除着爷爷奶奶坟上的杂草,神色悲伤喃喃道:伢老子、娘老子,又一年了,我带崽女儿孙来看伢宁了,也从没见过伢宁托梦来,原来日子苦有得呷,你宁没享到福。不用担心我们,现在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,好着呢……

下山时,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小雨,落在杏花竹林,落在山道小径,更添无尽深情,让万千情思委婉绵长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,杜牧的清明,烟雨、杏花村、牧童、酒村山廓,像极了水墨丹青,有淡淡的忧伤和挥不去的怅惘。这一场下了千年的清明雨,是为人们庄重而肃穆的思念而来。春风万里,携了千家万户的心思,过山过水,下在苏醒的泥土里,也下在每一个祭祖寻根的人们心里。

细雨滋润着连绵的山峦,近处梧桐树虬枝上新长的嫩叶在雨中格外苍翠。祭扫后,父亲望着窗外池塘里连绵不断的水花泛起的涟漪出神,久久没有说话。贺知章《回乡偶书》中有写:“离别家乡岁月多,近来人事半消磨。唯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这样的物转星移,岁月变迁,想来父母感受到的冲击比我我要来得更强烈些。几十年弹指刹那,再回首青丝已染白发。黄昏时,我们在杏花雨里挥别父母,故乡又一次在我们的视线里渐行渐远,那份乡愁萦绕不散,装点无数个在异乡的夜晚。

“一年一清明,一岁一追思”,很庆幸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个节气叫作清明,让我们可以去祭奠,可以去缅怀,可以从四面八方奔赴寻根,可以更深切体会父母俱全是人间是多么幸福的事,让我们更珍惜与父母相伴的日子。我们也可以在风清景明的日子里采一朵花,种一棵树,放一只风筝,淋一场杏花雨,吃一种家乡用艾草做的叫“青团”的寒食。就在这个日子里,我们的思念和守望都有了圆满和成全。

花雨如烟的时节,有人就要春心荡漾,不是下扬州,就是去折柳。我没有如此冲动而发达的神经,既无心折柳,又不想辜负春光。友人提议去隔壁灌阳赏梨花,说走就走。

车停,雨不停,还越下越大,淡去些我出发时的热情。下得车来,我们已置身花海边缘。因为有些恼人的雨,加上不好的视角,眼前白茫茫的梨花,并没引起我的太多关注。

甫入核心景区,见花林中兴冲冲钻出位先生,他的心绪或许尚在海海中畅游,竟大意了脚下的泥泞,一个趔趄,瞬间沾得半身花泥。但他用一脸灿若梨花的笑,轻描淡写地化解所有尴尬。也许心中有花开的人,从不惧花泥沾春衣。此生关于梨花的记忆,相信这位先生会比我来得更深刻。

梨花之于我的初印象,仅停留在故土泥泞的上学路上。大概在小学三年级的春天,我忽然就望见,胡家老屋前的田埂上,距我一方池塘两丘水田的位置,稳稳地立着五棵笔直的树,影影绰绰开着白花。听大人说,那是梨花,夏季能结出清甜的梨。

物资极匮乏的年岁,生于乡村的我,对甜味的渴望,早已向山野地头的茶泡、茅根、鸡公脑、高粱秆等延伸。初次认知梨树,重点自然不在它的花,而是让我一想起就咽口水的梨。

直到小学毕业前,上学路上的每个春天,我都在酝酿如何偷尝一口梨的滋味。然而,每到摘梨的季节,学校早放了暑假,我已没有机会路过那些梨树了。真正尝到梨的甜,

春分过后,我回了一趟老家。吃中饭时,看见饭桌上那盘拌着辣椒粉、白里透黄的腌野藟头,馋得直流口水。娘笑道:“吃吧吃吧,就数你吃不腻,娘今年又给你腌了一坛子呢。”

吃着这香喷喷、酸辣辣、脆生生的野藟头,一个早就萌生的念头催着我:挖野藟去!

小时候,每到春天,采野藟是我和小伙伴们最想做、也是最快乐的事情之一。

老家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,腊月尾巴还没收起,春的气息就已扑面而来。尽管寒流还未完全离去,时不时回头骚扰一下,但毕竟挡不住春天强劲的脚步。野草们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冒出了嫩芽,仿佛一夜间就蹿出几寸高,变得绿油油的了;那些有名或无名的野花悄然次第绽放,争先恐后地报告着春天的信息;

2023年4月6日 星期四
 编辑:何 芬 版式:欧阳梅 校对:肖 夏

烟雨梨花花似雪

■彭发灿

那是很久以后的事。正经观赏梨花,则是我今天的事。学习前面那位先生,快速收拾低落的情绪,四处寻找最佳视角。

此前,我还没有看过如此壮观的梨花海。当我站上观景台那一刻,目光所及的周遭,梨花如雪,层层叠叠,来不及感叹,恍觉已置身于某个孤岛。万亩梨园雄厚的实力,轻而易举“招安”了十几座山。极目四顾,好一片汪洋!山围着谷,谷连着坡,满坡满谷满山头的梨花,铺展成阔大的香雪海。这高低起伏连绵不绝的白,密则似飞练,疏则如涌泉。远眺似烟云,近观如雪月。往高处望,像江河倾泻,朝低处看,若波浪欢腾。真是:看尽梨花高格调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
不曾远离我们的雨,已经没了原先那么讨厌,那么不知分寸地缠人。时断时续的霏霏春雨,一旦变身淑女,就婉约成缕缕轻烟行行诗意来。有雨雾开始在山头缭绕,有云烟开始在山谷氤氲,有白衣素缟的“舞女”开始在枝头翩舞。此时此刻,不管你愿不愿意,也无需一江春水,只要梨花仙子水袖轻挥,就能把你摆渡到烟雨缥缈的江南。

我从未像今天这样认真欣赏梨花,是因为内心深处已去除对那一口清甜的渴望。近距离扑入眼帘的花儿让我惊讶,纯粹无瑕的外表下,有清丽温婉的气质。它们无牡丹之富贵逼人,无桃红之妖冶招摇,不施粉黛,却自带幽香,不事修饰,却也光彩照人。古人赞梨花有白雪精神,春风颜貌,天姿灵秀,意气高洁。我视梨花如邻家女孩,素面朝天,落落

野藟年年生

■卢兆盛

而野藟也不甘落后,遵循着季候和自身的节律,倔强而无拘无束地生长着,田头地角、垄边沟畔……一丛丛、一棵棵,或掩映于野草丛中,或淹没于油菜花海里,是那么不起眼,又是那么特立独行。

这种叶长而绿、根圆而白的野藟,其实学名叫胡葱,是老家一带春天里每家每户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佳肴。用它煎鸡蛋、炒腊肉、焖黄鳝……都堪称绝配,煮出的菜香气扑鼻,色泽明丽,令人胃口大开,回味无穷。把野藟叶切碎煮饭,加入适当的盐和油,绿白相间,清香四溢,更是别具风味,叫人吃了还想吃。而野藟头连须洗净,晾干,拌上红红的辣椒粉,放入坛内,腌上半个月,就可以开坛享用了,那味道远比腌大蒜、腌葱头甜润、香醇。

春日里放学回家,小伙伴们拿把锄头或者削根木棍,拎只小竹篮,

大方中不乏自信与亲切。

隐身月明编树的梨花林,遍地柔软细绿的苔藓上落英缤纷,是漏过花隙的溶溶月光,还是不曾化完的淡淡春雪?千朵万朵雪香凝枝低的梨树,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。旁逸斜出的枝杆,遒劲中仿若包涵着岁月沧桑,而褐色的外表却难掩盎然的生机,它们以“思想者”的姿态默默地托举枝头的无限春光,不生怨言,只讲奉献,甚或一生没想换一个姿势,这何尝不是一种大美!窃以为,俯首即见的美,较于需仰视的云端之美,往往更接地气,更动心弦,更撼魂魄。

在花林中穿行,因了雨雾的浸染,不时有晶莹水珠,从花蕊滴落肩头、发梢甚至双眸。“梨花带雨”这四个字很自然就跳出脑海。自古多少英雄豪杰,敌不过美女梨花带雨般一哭,多少才子俊彦,剪不断佳人梨花带雨的缠绵。

梨花烟雨一树树,恰似楚楚一佳人。我总以为大仁村的人们是幸福的,他们长年就居住于“梨花似雪草如烟”的风景里,开门推窗,触手可及无边春色。花开抑或花落,于迢迢而来的我们而言,除了惊艳还是惊艳。但在“靠山吃山”的村民眼里,天天与“佳人”相守,甚或共枕而眠,这与年复一年地给梨树松土浇水、施肥修枝般,只是司空见惯的过程之一。或许,我们仅仅看重花开的姿色,而他们,只为等待一场花开的结果。

烟雨梨花路,犹梦到江南,是对我们这一天行程最好的总结。来生若为树,愿化一树梨花雪,留得清白在人间。不媚俗,不争宠,不世故,不与群芳同列,不屑群芳妒,即便褪尽芳华,也不忘曾经芳魂自许、独立遗世那一口清甜。

随便到田地里呆个把时辰,就可以满载而归。平时到野外放牛,牛吃草,我们就挖野藟,牧归时手里拎着好几把野藟,小脸上溢满了得意和骄傲。星期天,我们有时会带上中饭,到邻村甚至更远村庄的地盘采掘,傍晚回家时,背篓里装满了沉甸甸的野藟,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,心里满是收获的欣喜和劳动的快乐。

置身于春意盎然的田野,寻觅并挖掘那生机勃勃、翠绿欲滴的野藟,重温着儿时的梦,想象着年逾八旬的娘年年春天挖野藟、腌制野藟头的情景,我的双眼不知不觉间湿润了。我成家三十余年,家搬了好几次,离老家是越来越远了,但每年春天,娘都要特意给我腌制并捎来一坛野藟头。吃着这香脆可口的野藟头,我好像嗅到了老家泥土的芬芳,听到了娘温暖的呼唤……

野藟年年生,美丽和充实着每一个春天,也圆了我一个个思乡的梦……

(二)母 亲

羸弱家慈,八岁童养,及笄择吉成婚。勤巧敦厚,目大不识丁。少小取暖毁手,医无术,终生残疾。育后昆,鞠躬尽瘁,诸事独手擎。

相夫教儿曹,宵衣肝食,何其艰辛。持以恒,门庭渐次昌明。薄暮桥边极目,盼儿归,三秋皓首。常追远,母恩云天,怎不思娘亲。

满庭芳·思念

■谢卜生

(一)父 亲

农民严君,光风霁月,身魁如柱顶梁。轻少赤贫,文无以斗升。夙兴夜寐立业,德行懿,族人皆敬。天赏

赐,四男一女,歆美堂风正。

忍痛仲从军,念儿心切,常州探营。父子亲,相拥久久泪目。时年孤身赴辽,抚女孙,手足皲裂。回桑梓,劳极命殒,哀哉天地恸。